



布老虎中篇书系

孟繁华 主编



# 回家

魏 微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回 家

魏微 著

home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家/魏微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1

(布老虎中篇书系)

ISBN 7-5313-2867-4

I. 回… II. 魏…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58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电邮: [chunfengwenyi@vip.sina.com](mailto:chunfengwenyi@vip.sina.com)

丹东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幅面尺寸: 140mm×215mm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25 千字

印数: 1—8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 王恒霖

整体设计: 马寄萍

---

定价: 1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决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

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躊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

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

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

# 目 录

|     |             |
|-----|-------------|
| 001 | 看叔叔们谈恋爱（一）  |
| 021 | 看叔叔们谈恋爱（二）  |
| 043 | 看叔叔们谈恋爱（三）  |
| 072 | 情感一种        |
| 112 | 姐姐和弟弟       |
| 154 | 回家          |
| 194 | 夏日 1986（节选） |
| 263 | 薛家巷         |

## 看叔叔们谈恋爱（一）

### 储小宝的婚姻



那时候，我们住在微湖闸，我，爷爷，还有奶奶。我们住在水边，一个机关大院里，过着幸福而枯燥的日常生活。

一条宽敞的林阴道把院子一分为二。院子的左边是没有围墙的，一条宽阔的大河从三面围住了我们。只在院子的右边，围上了青灰色的砖墙，夏天的时候，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植物，我们叫它“爬山虎”。

沿着林阴道两旁，分别陈列着一排排青砖青瓦的平房。这些平房分别用来做办公室，医院，职工食堂，家庭住宅。绿化也很好，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树木，排列于河边和住宅之间；居民区前的空地上，也允许种瓜果和蔬菜。

院墙外有一个小集市，每天清晨供应新鲜的蔬菜，也有肉类。大胆一些的赵集农民，甚至敢挑着担子直接到院子里来兜售，但这也是被禁止的，如果被抓住了，还要罚款。

一般来说，居民要是买菜，也可以直接向食堂购买。食堂自己有一个菜园子，还有饲养站，养猪和鸡。至于鱼和虾等水产品，是由另外的部门统一管理的；那时候，微湖闸有着自己

的捕捞队，也向渔民们低价收购鱼虾。——很多年以后，当市场经济盛行的时候，这也成为微湖闸的主要收入之一。

在我爷爷做主任的那个时代，一切则显得简单淳朴。那时候，人们不为钱操心，国家兴修水利——那是微湖闸的盛世，人员庞杂，人心单纯，每个人恪尽岗位，连看门人、灯塔看守人都是正式职工，有着做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身份感。想一想也是，他们还怕什么呢，他们的一切，生老病死，甚至他们的儿孙，都是国家包下来的呀。

那时候，微湖闸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分工不同，有电工，钳工，行政人员，后勤人员，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目的人员。总之，他们平安，快乐，静静地度着年华。

储小宝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一名电工。那一年，他也不过才二十岁吧。他住在我们的隔壁，是个活泼的小伙子。

他长得不算难看，干净，明朗，是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青年。他似乎特别爱打扮，他喜欢照镜子，镜子不算很大，就镶在门墙上。他常常是不由自主地踱到门边，拿一把梳子轻轻地刷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他也会侧过身体，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回头看镜子里的自己，撅着嘴巴，皱着眉头，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有时候呢，他大约很满意，就会对镜中的人笑一笑——他这回头一笑，颇有些百媚生的风情，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竟大笑了。

他和我们家的关系很好，两家是世交，他父亲和我爷爷早年是同事，也因为这个，他有些怵我爷爷。

对我奶奶呢，他就自然亲切多了。

我爷爷不在家的时候，他就会引我说话。他说，小蕙子，什么叫爬灰？话还没说完，他自己先笑起来。

我奶奶也笑，她骂他“狗不吃的”。

有一次，我在厨房里，正坐在灶台前擦火柴玩儿。他看见了，就倚在门边，一边笑嘻嘻地看着我，一边说，小蕙子，你看见灶里的灰了吗？你想一想，你把灰掏出来，你用勺子勾啊舀啊爬啊，那叫什么动作？

我不说话。我知道，他又在引我说话了——据我所知，这一类的话，他永远是说不够的。翻来覆去地说，也没多大意思；我想，他大约是很无聊的。

我奶奶嘱咐我说，不准答话啊。他这不是好话。

储小宝说，那你就做个动作给叔叔看，唔，是这样子——他拿双手在空中挠了两下，坏坏地笑着。

我问，这是什么？

他说，这叫爬灰啊！

我明白了，我说，这叫爬灰啊。——一下子释怀了。

储小宝说，你以为爬灰是什么？

我想了想，很为难地——储小宝说，没关系，你告诉叔叔，你原来以为，爬灰是什么？

我说，我原来以为，爬灰是爷爷和妈妈……

储小宝说，爷爷和妈妈怎么了？

我说，爷爷和妈妈在做不好的事情……

储小宝一下子大笑开来，跑开了——我奶奶颤颤巍巍地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说道，我让你教她说这些坏话！看我回来不告诉爷爷，罚死你。

储小宝常常显得很无聊，当他有劲儿没处用的时候，他就会练哑铃。夏天的时候，他喜欢光着膀子，有意露出他那结实的肌肉。只要他一用力，那肌肉就会鼓起来，在膀子上一动一动的，活像“小耗子”。有一次，他让我去捉他的“小耗子”，可是我怎么也捉不住，因为“小耗子”很灵活，一不留神，它

就从我的手底下溜走了。

储小宝也喜欢跑步，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他的爱好，倒不如说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种正当方式。他尤其喜欢长跑，即使在冬天的早晨，他也会换上他的宝蓝色的运动衫裤，穿上他的白球鞋，神气活现地跑在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里。试想，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那时候，微湖闸的人们还沉浸在梦乡里，通往赵集的土路上，人迹稀少。只有阳光，广泛地、渐次地铺展开来，在结了冰了的水面上，和储小宝一起向前飞驰。

等到我们已经起床了，寒寒缩缩地倚在自家门口，等待着吃早饭的时间，储小宝已经从赵集跑回来了。他热气腾腾的，汗水粘住了他的肌肤和衣衫。他的微微卷曲的头发上结着白的霜。他愉快地、调皮地向人们打着招呼，有时候挤挤眼睛，有时候伸伸舌头，或者呢，从身后猛击人一把，头也不回地就跑过去了。

夏天的时候，他就在操场上跑一百米。吃完了晌饭，人们都午休去了，微湖闸静悄悄的，这时候，储小宝备显无聊，他就会带上我，让我看他跑步。

很多年后，我还能记起这一幕：我站在阴凉里，看见一个青年的身影，在太阳底下，飞速地移动着。他就像风一样，掠过了我，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当快到终点的时候，他举起了膀子，撞开了想象中的一条线，就像胜利者一样，他抿着嘴巴，矜持地、不介意地点了点头。

那时候，我是多么喜欢储小宝啊，我喜欢看他跑步，他跑步的姿势美极了，就像正规的运动员。他身材匀称，双腿修长，虽然四肢上布满了浓密的汗毛，看上去怪吓人的；但是他跑步的姿势着实好看，他摆动着双臂，他的头发随风飞扬，在阳光底下，他的整个神情是含混而模糊的，他的眼睛会看见些什么

呢？也许只是阳光，一些树木，一个小孩子，也许他什么也没看见，他的眼前只是金的荒漠。

我也喜欢听他跑步时发出的“啊啊”的呼喊声，那声音穿过空气和阳光，在寂静的微湖闸发出空的回响。所以，每到夏天的中午，如果你从睡梦中醒来，或者在朦胧中听到一个人的怪叫，你就知道，准是储小宝，他又在跑步了。

很多年后，那声音穿过时空，仍不断地回响在我的脑海中，它是那样的清晰，震荡，轻轻地触开了我的记忆，让我变得伤怀，感恩。

从前的时光是多么的好啊，可是，从前的时光已经不在，从前的青年也已经老了，他再也不跑步了。



事实上，储小宝从那年夏天起就不跑步了，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消耗体力的方式，这种新的方式，我猜想，一定比他的跑步，比他练哑铃，比他逗我说“爬灰”的玩笑有趣多了。他恋爱了。

他的对象姓吴，我们都叫她小吴，她也是微湖闸的职工，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姑娘，是储小宝把她带进了我的视野里。她梳着短发，话不多，可是精神，飒爽；现在，对于她容颜的回忆已经很困难了，可是我还能记得当年的她，常穿着格子布的衬衫，下身穿着黑色的长裤，她的凉鞋也很漂亮，是黑色的，平跟，带把子的那种。夏天了，她还穿上丝袜，青灰色的，质地与现在的不同，不是很透明。

总之，她也许不算漂亮，可是大方，洋气。

他们的恋爱一开始是秘密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储小宝常常带我去她的住处玩儿（鬼知道他为什么会带上我）。在路

上，他就嘱咐我，不准多说话啊，不准乱摸桌上的东西，她要是给你糖果吃，你就吃，她要是不给，不准朝糖果看；他甚至吩咐我，只能坐在靠近门边的凳子上，坐姿要端正，诸如此类。

小吴姑娘住在单身宿舍，一个人一间屋子，房间阔朗，清洁，空气里有淡雅的香气。她的窗户开着，窗户后面，眼见得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荒地的尽头就是院墙了。她住的地方很背静，不常看见人。

我猜想，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正式恋爱，或者说，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正处于摸索、试探的阶段。试想，一个单位的人，互相再熟络不过了，平日里也许还开过玩笑，现在呢，却一下子害羞了，腼腆了，也中规中矩得多了。

储小宝把我介绍给小吴姑娘，他说，这是李主任的孙女，见过吗？说完，他又弯下身来对我说，快叫吴阿姨，说吴阿姨好。

我说，吴阿姨好！

吴姑娘笑了笑，在我头上顺势摸了一把，说，小孩子嘴甜。

吴姑娘把我让到床沿上坐，她自己也在床边坐下了。储小宝呢，自始至终他一直是站着的，他倚靠在床头的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桌子上铺着蓝色的台布，上面摆放着一碟子刚洗过的葡萄，一本书，还有一些零碎的杂物，一把梳子，一瓶雪花膏……总之，看得出来，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显得那样的齐整，悦目。

储小宝把手撑在桌子上，不时地回头看桌子的后面，窗外的景色。有时候，他也会拿脚去踢桌边的一把椅子，微笑了起来。吴姑娘便笑，她说，你坐呀，你来是为了罚站吗？储小宝便拿眼睛看我，朝我伸了伸舌头。

他是这样回答吴姑娘的，他说，我不坐，我喜欢站着。

说这句话时，撑不住我就笑起来了。吴姑娘便大笑。储小

宝也大笑。

吴姑娘让我吃葡萄，自己也拿起一粒，低着头用指尖轻轻地剥葡萄皮，储小宝也拿起一粒，吴姑娘看见了，便说，我没让你吃呀。

储小宝笑道，是啊。便不再说话了，继续吃他的葡萄。

吴姑娘对我说，你看看这个人，脸皮那么厚，我让他坐下，他不坐下；我不让他吃葡萄，他却偏偏吃葡萄，亏你还叫他叔叔呢！

储小宝撇着吴姑娘的口气，也对我说，你看看这个人，对你叔叔一点也不好，也不让我吃葡萄，以后不准叫她阿姨了。

我一直在笑着。天知道我有多么开心。那一年我5岁，目睹了一场爱情，那是第一次，我知道男女之间……竟这么有趣，简单。我完全能够懂得，我做了他们俩的道具，在一切似是而非的瞬间，传递着某种信息。

很多年后，我对于美妙爱情的理解，一直是从他们身上得来的。我以为，最美好的爱情，从来都是在未开始之前，那微妙的一瞬间，小心翼翼的，永远也说不完的精致的废话。某一刻的心动，心像被蜜蜂轻轻咬了一下，疼的，可是觉得欢喜。

那时候，爱情还没有疮痛。人是完美意义上的人，饱满，上升，纯白。

总之，储小宝和吴姑娘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了，后来，储小宝不带我去吴姑娘那儿了，他自己一个人去。

渐渐地，院子里的人也知道了，大家善意地开着玩笑，大家说，储小宝，怎么最近不见你练哑铃了？

又有人说，储小宝，你废了，你也不跑步了。

储小宝总是笑着，他叼着烟，向空气中静静地吐着烟圈儿。有时候，他也会凑近人的耳朵，悄声地说，不行了，最近体力不支了。

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大家“轰”地笑开了。就有人说，怎么体力不支了？说说看。

储小宝轻轻地叹了口气，拿牙齿咬住嘴唇，一双溜溜的眼睛从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有时候，吴姑娘也会过来看储小宝，她坐在屋子里的一张椅子上，埋头在织毛线衣。所有的门窗都洞开着，有阳光轻轻地跳进屋子里来了，秋天的阳光，柔软，明亮，像水一样微微地荡漾着。也有风，轻轻地吹开了桌子上的报纸，在空气中发出“簌簌”的声音。

很多年后，我还能记得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坐在吴姑娘的脚边，手里拿着毛线团子。我看着屋子里的一切，空明的屋子里，两个青年男女，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有时候呢，并不为什么，他们也会“哧哧”地笑出声来。

在某个瞬间里，非常清晰地，我听见了时间的声音，一点一滴的，我知道，那是钟表，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慢慢地走动了。日月是那样的悠长，缓慢，真切，美好。我总想着，这样的日月是漫无边际的，看不到头的；可是，这样的日月会持续一生吗？

有好几次，储小宝催我回家去，他说，小蕙子，爷爷奶奶的午睡已经醒了吧？快回家看看去。或者说，小蕙子，你们家的猫今晌没喂吧？要回家喂喂猫了。

我有些难为情了。——我想，我是明白他的意思了。我摔了摔手掌，扶起膝盖刚站起身来，被吴姑娘一把拉住。她斜睨着眼睛看储小宝，笑道，你想干什么，我喜欢她呆在这儿。要

不，你过去喂猫吧。你不是最喜欢猫吗？

储小宝便笑了。

这时候，我也轻松多了。我说，奶奶早就醒了，她在门口做针线活呢！

储小宝便探出头去，向隔壁张望了一下。我奶奶果然坐在自家的门口，她的怀里端着针线匾子。我奶奶对储小宝笑道，鬼头鬼脑的干什么？打量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呢！

我们都笑了。

吴姑娘搁下毛线活，走出屋去和我奶奶搭话。吴姑娘说，奶奶你不晓得，小蕙子可懂事了。她一个晌午都在帮我理毛线，她能干着呢。

我奶奶拉过身旁的板凳，让吴姑娘坐。吴姑娘却不坐下，看着我奶奶笑。

我奶奶说，我刚才是开玩笑呢！小宝这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调皮着呢，以后你得当心点儿，免得他欺负你。

吴姑娘说，奶奶说得是，我当心着呢。——便看着储小宝笑。

我奶奶又把储小宝唤来，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地在他脸上只一探，这才笑道，小宝啊，也该带小吴回家见见父母了，把日子早点定了，把事给办了。这么好的姑娘，你挑着灯笼也难找啊！别委屈了人家……

储小宝咧着嘴巴，向空气中抽了一下鼻子，算是默认了。

这时候，我爷爷也起床了，他站在门口，只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储小宝便耗子似的，一闪身躲回自己的屋里去了。吴姑娘呢，一直微笑着，讪讪地站在我奶奶的身边，一双眼睛待看不看的，拿脚轻轻地踢着石子儿。

我爷爷背着手，走上了门前的一条甬道。在这个时候，他

